

# 序

陈秉刚同志自大学毕业后长时间在嘉峪关市酒钢工作，没有离开文教系统。由于他日常工作中的留心察访，及有目的、有计划的调查研究，对嘉峪关这座历史名城有关的山川地理、文物古迹，无不了然于胸。到花甲之年，著《嘉峪访古探幽录》，书成，以打印稿相寄。予为之校读一过，觉文笔精悍，内容充实，字里行间，时有新发现、新考证，纠正了不少前人和今人说法上的谬误，是一部有质量的好书。而我，作为他多年的老相识、忘年交，写几句弁言，实有不能已者。

作者在其书的开头，为嘉峪山、嘉峪关正名，以纠正一些人在地理概念上的错误。

嘉峪关，本是建在嘉峪山西麓的一座关城，而嘉峪山则是“突起于祁连山北麓坡地的一条支脉，由东南向西北逶迤蜿蜒，全长 60 华里（引作者语）”，不同的段落，当地民众有不同的称谓，如西南段的文殊山便是。文殊山，可能因五凉时期所建佛教石窟寺而得名，其名远不显。但自元代喃哒失太子重修文殊寺，降及明代，佛、道两教寺庙林立，香火旺盛，远近闻名，于是嘉峪山本名反为文殊山所掩盖。作者引用少为人知的《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》，考证以明之。随即严肃地指出：1990 年版的《嘉峪关市文物志·概述》中误把讨赖河截断的西北岩岗和山峦当成整个嘉峪山，于是就把本来建在嘉峪山西麓的关城给搬到“东南麓”去了；还有，国内一家报纸的《百科知识》更把与嘉峪关毫

不相干的北边的马鬃山也扯到一起。地理概念不清，想当然地写《百科知识》，违反科学态度，应深以为戒！

作者为嘉峪关正名以纠正一些人在地理概念上的错误之后，即以这座历史名城为据点，突破一点，带动全面。在时间上，上推夏商，下及清末；横贯河西走廊，远及西域，纵横驰骋，贯通古今，展开了全方位、深层次的论述。

作者引用古辑本《竹书纪年》以考定汉武帝太初三年（公元前102年），在酒泉郡西石峪口所建玉石障，即《竹书纪年·夏纪》所载“宾于玉门”之古玉门关（在嘉峪关以西小方盘城附近的玉门关遗址，是汉析置敦煌郡后所筑，是将古地名西移而已）。又联系到五代后晋天福年间高居诲使于阗时，在其《行纪》中所记“至肃州（酒泉），渡金河，西百里出天门关”之“天门关”，按方位、里程正好是西汉所筑玉石障，亦即《竹书纪年》所载之古玉门关，而“天”字则是“玉”字在传写中出现的笔误，极是！作者将前后的历史记载联系起来加以考证，解开了古玉门关地理位置的一大难题。

在《呼蚕水·讨赖河》一章中，作者详细考述了这条流经嘉峪关之南而灌溉嘉峪、酒泉两市及金塔一县三个绿洲的重要河流，在不同时期有不同名称的历史沿革。汉代谓之呼蚕水，清代叫做讨赖河。前面已提到的后晋《高居诲使于阗记》所记“至肃州，渡金河”的“金河”又是这同一条水的别名。作者从敦煌遗书中找到了根据，P2672号写卷明白记载“金河，亦名呼蚕水也”。这就有力地证明了清乾隆年间肃州道黄文炜主编的《重修肃州新志》把金河、呼蚕水当成两条河的错误，对修编地方志做出了贡献。

在《黑山岩画》中，经作者实地调查，并利用玉门市火烧沟考古发掘的文物资料，断定最早的岩画，当是夏、商时代生活在这里的古代羌族人的作品，最晚者则到了元明时期。因为其中的

一组画，绘“有4幅喇嘛庙图，并有古藏文遗迹”。而喇嘛教兴起于13世纪的藏传佛教，传入元朝而为蒙古人所信奉。故作者认定最晚的岩画，当出自元、明时期聚居在嘉峪关外的蒙古族喇嘛教僧侣之手。从而纠正了把黑山岩画笼统地归之于战国时期的不正确说法。

在《新城魏晋墓壁画》章节中，作者考述了距嘉峪关市东南25公里、占地13平方公里的魏晋古墓群出土的文物。经考古工作者的发掘清理，这些古墓葬出土了大量的壁画和砖画，是出自没有留下姓名的当时、当地民间画工之手的杰作；这些画，不仅描绘了墓主人家居生活的细节，而且有劳动人民耕种、收获、放牧、植桑、养蚕、纺织等多方面的生活场景，不仅提供了魏晋时期河西社会生活的真实写照，还弥补了文献记载之不足。

特别值得称道的是，作者生动地记述了2002年9月，经考古工作者抢救、发掘的一座东晋二室砖结构墓出土的极为珍贵的文物；其中有3件有丝绸制作的花束，6件丝线板，花束用质地精美、色彩鲜艳的丝绸做成，既有含苞待放的花蕾，又有灼灼盛开的花朵，几近乎乱真；6件丝线板缠绕其上的是金、绿、黑三种颜色的丝线，保存完好。这些均为罕见的文物珍品，经作者介绍，使我这个孤陋寡闻者首次读到这批出土文物的文字记录，读后为之惊喜！这批文物不仅目前国家所仅有，而且出自偏远的甘肃河西，这就有力地驳斥了有的学者认为“汉、唐时期河西、陇右只种麻织布，不产蚕桑”的固执偏见。因为没有充裕的丝绸产品，是不会拿它来做观赏的花朵的。

作者对河西屯田写了专篇。总结了历史经验，揭示了上游控水，滥施开发；下游断水，造成荒漠化的严酷史实，为合理利用水资源，保护生态环境，提供了有力的借鉴。

作者还为12位有关的历史人物写了新传，其中不仅有大名鼎鼎、明初创建嘉峪关的将军冯胜；晚清出关收复新疆，保我西

腫的陕甘总督左宗棠；还有鲜为人知的明代中期筑“北长城”的彭清；修“明墙”、“暗壁”以固雄关的李涵等，对他们钩沉辑遗，加以表彰，让人们不要忘记这些曾经捍卫祖国边疆，立下汗马功劳的英雄们，其用心可谓良苦！以上所言，只是笔者读后星星点点的感受，挂一漏万。细心的读者读了本书，自会有全面的了解。

秉刚同志为人正直，无愧于他那个“刚”字，文亦如其人，有刚劲之风。是为序。

陈守忠

于西北师大退思室

2005年3月春分日

# 目 录

序 ..... ( )

## 第一编 讨源显幽篇

一、嘉峪山·文殊山 ..... ( )

二、呼蚕水·讨赖河 ..... ( )

三、塞·遮虏障·边墙 ..... ( )

四、屯田·军屯·民屯 ..... ( )

五、开关"通贡"·闭关"绝贡" ..... ( )

六、关城·商埠 ..... ( )

七、关西七卫 ..... ( )

八、西王母·王母祠 ..... ( )

九、文昌阁·关帝庙 ..... ( )

十、黑山摩崖浅石刻岩画 ..... ( )

十一、新城魏晋墓壁画 ..... ( )

十二、《冯胜传》勘误·"极边"考辨 ..... ( )

十三、立此存照 ..... ( )

## 第二编 人物春秋篇

一、隐居嘉峪山的教育家宋纤 ..... ( )

- 二、嘉峪关城创建人——冯胜 ..... ( )
- 三、李端澄"五彩装成碧玉楼" ..... ( )
- 四、"北长城"的修筑者彭清..... ( )
- 五、以身殉职的游击将军芮宁 ..... ( )
- 六、运筹嘉峪保卫甘肃的陈九畴 ..... ( )
- 七、翟奎巡边至嘉峪 ..... ( )
- 八、李涵监筑"明墙"、"暗壁"固雄关 ..... ( )
- 九、政绩卓著的甘肃巡抚杨博 ..... ( )
- 十、振兴屯政的庞尚鹏 ..... ( )
- 十一、林则徐出嘉峪关 ..... ( )
- 十二、左宗棠与嘉峪关 ..... ( )

### 第三编 千年沧桑篇

- 嘉峪关内外大事记 ..... ( )
- 跋 ..... ( )



# 第一编 讨源显幽篇





## 一、嘉峪山·文殊山

### (一)

嘉峪关因嘉峪山而得名。嘉峪山，是突起于祁连山主峰北麓坡地的一条支脉，由东南向西北逶迤蜿蜒，全长 60 华里。在嘉峪山的中段，有东西二峰：东峰是山的主峰，位于西二分沟正南，海拔 2227 米；西峰仅次于东峰，与嘉峪关城南北相望，摩肩并立。

——元喃哒失太子立《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》中说：“肃州西南三十里嘉峪山者，乃一切贤圣栖神化远之归心，林泉秀美，涧壑寂寥，神光现于长空，石室藏于畔侧。”

——《明史》卷 43《地理志三·肃州卫》中说：“（肃州）西有嘉峪山，其西麓即嘉峪关也。”

——《清史稿》卷 64《地理志十一·甘肃》中说：“（肃州）西嘉峪山，其西麓设关，俄罗斯通商孔道，税务司驻焉。”

——乾隆年间《重修肃州新志》卷 2《山川·景致》中说：“嘉峪关，在（肃州）城西七十里，嘉峪山西麓，明初置。”“文殊山，（肃州）城西南三十里。山峡之内，凿山为洞，盖房为寺……旧称有三百禅室，号曰‘小西天’。”“其山口透卯来泉路，口内有唐贞观所遗佛像，又有元太子喃哒失《重修碑记》……山



祁连山·嘉峪关（关城南远处为祁连山，近为嘉峪山）

上獐鹿攸伏，树头鸟雀喧呼，幽林雅趣，是佳景。”

以上是历史碑铭、文献要籍的摘录（其中括号内的文字为笔者所加）。从这些史料中，我们了解到：明代以前，现在的文殊山本名嘉峪山；明代以后，嘉峪山才有了文殊山这个别名。“西山古刹”也成了肃州八景之一。

文殊山因文殊寺而得名。文殊山石窟寺是河西九大石窟寺之一。早年在文殊山的前山、后山有寺庙 300 多座，石窟 100 多个。山上山下，楼台殿阁举目皆是；前山后山，石窟佛龕星罗棋布；宫、观、庵多为道教所建立；寺与庙多为佛教所奉祀。宋代以来，倡导儒、释、道三教合一，因此，信奉者不论道教的神仙、天尊，还是佛教的佛祖、菩萨，都视为神灵，一概敬奉。文殊山成了佛、道文化艺术的胜境。其中以文殊寺最负盛名。



文殊寺的开凿和创建年代，史书甚少记载。《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》中，给我们提供了创建年代的线索：“今遇喃哒失太子……观文殊圣寺古迹，建立已经八百年矣。”据此上溯，正值北魏孝明帝孝昌年间，即公元526年（孝昌二年）前后，距今约有1474年。

笔者从嘉峪关市文殊镇驱车东南行5公里，即到文殊山口（古称嘉峪山口）。山峡两侧，断崖壁立，南北两山，层峦叠嶂，沟壑深幽，林木葱郁，流水潺潺，构成一条天然美丽的峡谷。车进山口西南行，约一里许，路北侧的山麓，又分为东西二沟。在东侧叫红庙沟，俗称前山；在西者为后山沟。前山文殊寺即在红庙沟口旁。这是文殊山惟一的一座藏传佛教寺庙。进入寺内，受到一位身穿通肩式袈裟僧人的热情接待。他告诉笔者：“这里的‘护法堂’等建筑，都是近年化缘新建的。1958年破除迷信时，旧寺被拆除了，惟有后面的‘文殊菩萨殿’佛窟得以幸存下来。这里正是元太子一行人来寺进香，见到菩萨显灵，‘天面两分，现五色瑞光’的地方。”在寺僧的引导下，我参观了菩萨殿。殿内坛基前有长明灯，除供奉着金光灿灿的菩萨塑像外，还供奉着十世班禅大师和嘉木样活佛的大幅照片。寺僧拿来手电筒，借助手电的亮光，让我观赏东西二壁及窟顶的壁画。多年的烟熏火燎，已无法看清壁画的内容，但从隐约显现的粗犷古朴的祥云线条看，应是洞窟开凿时所作。

《有元重修文殊寺碑铭》中有两处具体的时间记述：“喃哒失太子常闻胜境之地，每慕钦仰之心，同众兄弟等于六月三十日，特进焚香。”落款是：“大元泰定三年岁次丙寅八月丁酉朔，十五日丙戌喃哒失太子立石、弘法僧速那令真撰、秦亭辩吉（刻）。”其中6月30日应是泰定二年（公元1325年）6月30日进香，泰定三年（公元1326年）8月1日撰文、镌刻，8月15日立碑。前后相差一年多。为什么？这是由“翻盖重修”文殊寺工程进度



决定的。《碑铭》详细记述了竣工后的景况：“……寺宇周成，材梁整台。殿方高墙，壁乃彩绘。圣容开金面，五色妆就。宝瓶琉璃，结砌周全。钟楼碑楼，工成成就。周围垣墙，悉成已毕。”如此精细、繁杂、宏大的维修工程，只有集中人力、物力、财力，用一年的时间，才能顺利完成。

据传说，喃哒失太子重修文殊寺之后，影响极大，各方善男信女，莫不前来景仰奉祀。尤其文殊菩萨殿，金碧辉煌，“最有灵验”，最获群众信仰。290多年后，约在明神宗万历四十五年（公元1617年）前后，二世顾家堪布（格尔杰哲华木措）再次对文殊寺进行了大规模维修。清仁宗嘉庆二十四年（公元1819年），五世顾家堪布（罗桑必嘉木措）在文殊寺坐床。清德宗光绪九年（公元1883年），六世顾家堪布（嘉祥丹珍尼玛）从拉卜楞寺拜嘉木样大活佛为师，学习经文后，回文殊寺坐床，并主持所属寺庙的佛事活动。“堪布”是藏语音译，意为“师傅”。原系喇嘛教中主持授戒者的职称，后成为寺院住持、方丈及当权僧侣的专称。坐床的堪布本身也是活佛。由此可见，文殊寺也是河西走廊佛教圣地之一。有元延至明、清，民国相继，每逢朔望，特别是农历四月初一至初八日，连续八天，文殊山有佛道盛会。四乡八堡、山泽草原、宗教会堂、工农商学，皆来朝山拜斗。整个山寺，人山人海，香烟缭绕，鼓乐齐鸣。人们各有所施，各有所求。或了愿算命，或乞求儿女，或企盼婚姻如愿；或献匾献戏，以示虔诚，惟求官运、财运亨通；个个都沉浸在对明天的希冀的其乐融融之中。

清代乾隆二年（公元1737年）出任整饬肃州分巡道的程世绥，写有长诗《观文殊口道场歌》，诗中虽然抒发了自己对佛事道场与众不同的观感，但也记叙了牛鬼蛇神，粉墨登场，观者云集，人畜塞路的盛况。时至今日，我们仍可从诗中看到260多年前文殊山佛道盛会的真实景象，现将该诗摘录如下：



欣闻雪岭有珠宫，文殊涅槃栖此中。  
观者云集施金钱，老少牛驴塞行路。  
是日恶伎进西凉，牛鬼蛇神闹佛场。  
夜叉双鬘浑弥戾，修罗两掌尤披猖。  
刹犀倒竖久凌夷，掠影希光纷狼籍。  
归途瞪目再寻山，山笑人忙我自闲。  
静中省识西来意，灵鹫端的满人间。

## (二)

地名，在很多情况下是人们赋予某一特定区域范围实体的长期使用、约定俗成并通过某种形式确定下来，用以规范使用、方便交往的一种语言文字代号。地名称谓，各有缘起。或村以所居大姓为名，如杨家庄；或于史有征、岛以名人为名，如秦皇岛；或镇以水名，如临水镇；或山以地貌颜色为名，如黑山；关因山名，山因寺名，屡见不鲜。或俗或雅，仁智自见。秦汉以来，史籍中以地理方位定名的俯拾即是，如“南山”为祁连山的通称。河西地方志中，各地也把祁连山的支脉随之称为“南山”。然而总体称谓较规范，局部称谓却因地而异，即如同为祁连山的一条长60华里的支脉——嘉峪山，其中段，当地人却因山势形状，称之为“鳖盖山”；嘉峪关附近的一段，人们则以地貌颜色，称之为“红山（红土山）”。

上述地名，名皆有因。惟独“嘉峪山”，令人深思。嘉者，善也，美也。峪者，山谷也。西晋文学家陆机《吴趋行》中云：“山泽多藏育，土风清且嘉。”嘉峪山因有“嘉峪”（美丽的山谷）而得名，这是不争的事实。然而这个地名，决不是老百姓约定俗



成的称谓，而是带有文人学者为之起名的浓厚色彩。

嘉峪山，起名于何时？是谁起的名？史无记载。笔者不揣浅陋，冒昧推测，以求正于方家。笔者认为：嘉峪山起名于东晋明帝太宁、成帝咸和年间，即公元323年至334年之间，亦即前凉张骏当政时期。著名学者、教育家宋纤是最有可能、最有资格为嘉峪山起名者。理由如下：

第一，《晋书·宋纤传》说，东晋明帝太宁年间，敦煌学者宋纤游学酒泉，因南山（即后来的嘉峪山）有山川林木之胜，峡谷流泉之美，决意“隐居于酒泉南山”。可见，这个时候，仍然只有“南山”而无“嘉峪”之名。

第二，宋纤的才学、品德、名望，使他最有可能、最有资格为所居之地命名。隐居于南山的宋纤，一方面刻苦治学，明究经纬，从事著述，注释《论语》及《诗》、《颂》数万言；一方面聚徒讲学，授业解惑。莘莘学子，趋之若鹜，十数年间，培育出弟子3000多人！但他“沉靖不与世交”，“不应州郡辟命”。前凉酒泉太守马岌闻宋纤大贤，亲备礼仪，慕名前往拜访。宋纤避于“高楼重阁，拒而不见”。马岌十分感慨地说：“名可闻而身不可见，德可仰而形不可睹。吾而今而后，知先生人中之龙也！”并在石壁之上刻诗而返。诗曰：

丹崖百丈，青壁万寻，奇木蓊郁，蔚若邓林。

其人如玉，维国其琛，室迩人遐，实劳我心。

前四句概括描绘了宋纤隐居处的佳域美景，后四句写自己对宋纤的敬仰，尊之为国宝及专门造访，室近人远，不得相见，只有藏之心中，永远怀念。表达了马岌尊师重道、求贤爱土的无比虔诚。

宋纤逝世后，前凉张祚执政时的酒泉太守杨宣，还画了宋纤遗像，供奉于楼阁上，出入观看，尊他为师。并作了一篇《颂》，说：“为枕何石？为漱何流？身不可见，名不可求！”宋纤卓尔不



群、出类拔萃的才学、品德、名望，使他受到如此礼遇，也使他最有可能、最有资格为自己隐居之地命名。

第三，虽然，隋、唐、宋、元官方所修史书《地理志》，“肃州”条过于简略，都未提及嘉峪山，但元朝喃哒失太子《重修文殊寺碑铭》，是由名叫速那令真的一位弘法僧人撰写的，其中将蒙古君主“成吉思汗”写作“真吉思皇帝”，将“察合台汗”写成“叉合歹”，惟独准确无误地写明“嘉峪山”，说明此山名很早以前就为人们所熟悉了。很可能是宋纡起名后，经他的 3000 弟子口头广为流传，经久不息，遂成定名。

以上所言，纯系推测。如果将来能在新发现的史料和新出土的文物中得到验证，那将成为笔者聊以自慰的一大幸事！

时至 21 世纪的今天，笔者要大声呼吁：为方便国际国内交往，必须尊重历史事实，实事求是，抱着为国家、为子孙后代负责的精神，使用规范的地名，不能无视史实，妄下断语。如 1990 年 12 月版《嘉峪关市文物志·概述》中说：“嘉峪关南枕祁连山、红山，北倚嘉峪山、黑山，以建在嘉峪山西麓一个地势险要的岩岗而得名。”从这段文字中，我们可以看出作者不知道嘉峪山即是祁连山的支脉，红山是嘉峪山局部一段的别称，误把因讨赖河斩断的西北岩岗和山峦当成整个嘉峪山。如果按照这种说法，嘉峪关永远不能建在嘉峪山西麓，只能蹲在“东南麓”，待有心人“拉兄弟一把”了。

不久前，国内一家报纸的《百科知识》：“中国古关知多少？”在介绍“嘉峪关”时这样写道：“嘉峪山南屏祁连山脉的文殊山，西北依马鬃山的嘉峪山。两山夹峙，形成谷地。北大河（又称讨赖河）横贯其间，关城踞河北岸的嘉峪塬上。”这段文字，错误有三：1. 把同一座山当成两座山，不知文殊山本名嘉峪山。2. 地理方位严重错位。误把河西走廊南山——祁连山的支脉嘉峪山，说成是北山——马鬃山系的支脉。3、“关城踞河北岸的嘉峪



塬上”，用貌似有理的说法，彻底否定了“关城建在嘉峪山西麓”的历史的正确论断。作者史地概念不清，凭想当然写《百科知识》，缺乏的正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。我们一定要记住：治学者首先必须准确地学习和掌握知识。没有知识的准确性，就根本不会有科学性。这个教训，愿与大家共勉。

### (三)

文殊山石窟寺群，与嘉峪关市文殊镇近在咫尺，距酒泉市也只有 30 华里。这里本来是一片古建筑群与石窟艺术宝库。它创凿始建于北朝，盛于隋、唐、五代，元、明、清各代均有增续和发展，是我们的祖先在传统艺术的基础上，大胆接受外来佛教艺术而加以消化扬弃之后的结晶。

1951 年，为铲除封建迷信职业者，酒泉县政府曾动员僧人、尼姑、道士，各回各乡，成家结婚，分给土地，参加劳动。致使山寺空虚，无人管理。尽管县文化主管单位制作了文物标志牌，挂置于明显处，实行不定期的巡视管理，但未派专人进驻看管。1954 年成立肃南县时，少数民族代表争要文殊山，当时的酒泉县领导人单纯认为这里是封建迷信活动的场所，就像甩包袱一样十分痛快地把文殊山划给肃南县。石窟寺群的保护和管理工作也很快移交给肃南县祁丰区。

或许是受“左”的政治气候的影响，或许是主事者根本认识不到这些文物古迹的艺术价值，或许二者兼而有之，致使无价之宝的艺术宝库，不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、管理和保护，反而面临毁灭的危险。有的寺庙成了民居，解决了无房户的困难；有的寺庙当做羊圈，为羊群遮风挡雨，保暖御寒；有的寺庙被拆除，



成了修盖公房和私房的材料。前山百子楼的“住持”告诉笔者：“文殊山前山后山各有一座‘百子楼’。后山‘百子楼’曾被一对青年男女占作结婚新房，因用火不慎，引起火灾，好端端的一院楼被烧掉了！我们前山‘百子楼’是乡政府和工商税务所办公及家属居住的地方，所以没有被拆掉。1993年，因恢复千年民俗庙会，他们才搬出去了！”

笔者认真参观了幸存的“百子楼”。这是座重檐歇山顶式的二层木结构方形建筑，坐北向南，一层为“百子楼”，二层为“三圣殿”，殿四周有廊坊。楼东北及西面有厢房。楼内三壁均有壁画。这里曾经是善男信女们祈祷多子多福、婚姻如愿、家事顺遂、消灾祛难的场所。据“住持”说，“百子楼”是民国时建成的。如此说来，它还不能算作古建筑，只能说是座仿古建筑。在院内正前方阶前右侧，立有一块前些年用水泥制作的“告示碑”，提醒游人元朝喃哒失太子因重修文殊寺而立有“太子碑”。文殊寺被拆毁了，把本该立于“文殊寺”内的“告示碑”转而立在了“百子楼”院内，既与环境不协调，又使人看了不顺眼！笔者百思不解立碑者的“良苦用心”，真是啼笑皆非。

1966年至1976年，那场史无前例的浩劫，使文殊山石窟寺雪上加霜，陷入彻底毁灭的绝境。残存的大部分山寺、洞窟、壁画、彩塑被毁，碑碣、匾额、题识不翼而飞，山中积累千余年的文化艺术荟萃，毁之殆尽。

“文革”结束，大地回春。1981年，甘肃省人民政府审定并公布文殊山石窟为“省级文物保护单位”。拨乱反正，正本清源。落实宗教政策，制定宗教法规，划清宗教活动与封建迷信的界限，尊重和保护宗教信仰自由，振奋爱国爱教精神，文殊山正常的宗教活动和传统的庙会得到恢复。随着群众性修寺建庙的热潮，不少被残被毁的寺庙得到修复。笔者参观了前山新修的“大雄宝殿”，也去造访了“千佛洞”和距其北100米处的“万佛